

名著百部系列

电

子

版

电

子

版

红 风 传

清
无名氏

超
值
收
藏
版

圣碟科技 九鼎文化

红 风 传

(清) 无名氏

第一回 蚰蜒精奉旨作乱

青云渺渺紫云现，嘉庆皇爷登金殿。

十二才官造监石，此书名为《红风传》。

四句提纲叙过，引出一部《红风传》来。

话说，道光皇爷驾坐北京七年上，朝中有位中书出身大臣，姓江名百万，做过山东三年主考。自幼娶妻徐氏，所生二子一女，长子江岚，济南府里做布政司。次子江峒，宛平县里做知县，一女许配山东荣大人为婚。江岚无后。江峒也是无后，身边所生一女，名唤秀英，年方一十七岁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江老爷在宛平县做知县，不曾带着家眷，夫人小姐们住在山西洪洞县。

单说道光皇爷驾坐北京七年，正月十七，适逢太山庙里大会。小姐说：“我父亲在宛平县里作官二年，未曾回家，今日逢太山庙大会，咱母女二人前去降香，进庙求签问卜，一来问我父亲官星可现，二来保佑父亲官星。”老夫人说：“儿呀，言之有理。你回绣楼梳洗打扮，叫家童唤上轿来，前去降香。”

老夫人堂前以下停残步，叫声家郎院子恁听我言，只因为千金姑娘来把香降，众人侍候不许托延。街上买卖都撵走，不得贴近姑娘前。家童两旁来喝道，防止闲人偷眼看，老夫人一声分付回宅转，再说小姐和丫鬟。

众位明公，单说小姐领四个丫鬟冬梅。春香、秋菊、海棠，来到绣楼，把那梳头家伙摆在桌中，打开头上青丝，长有三尺，好不爱杀人得紧呀。

一头青丝如墨涂，梳又梳来盘又盘，左梳右挽盘螺髻，右梳左挽抹云端，前梳燕子三点水，后梳猛虎归山林，中间闪掇乱头发，一堆堆个菊花心。那根小簪别十字，镀金耳环坠耳轮。南京宫粉净了面，苏州胭脂点嘴唇。上穿日月龙凤袄，下束山河地里裙。织金裤腿描走兽，鸳鸯带子扎两根，三尺白绫把金莲裹，红缎花鞋足下穿。

小姐打扮停当，带领四个丫鬟，一同母亲下了绣楼，穿堂过院，来到大门以外，上了轿车方才落座。单说家童吆喝一声，催骡马顺着大街，穿街越巷，来到庙门以外住下。一同下了轿车，进了山门，来到大殿以里求签问卜，把他寄在大殿以里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，山西洪洞县离城十五里，有个毛家寨，寨北有个地穴，穴内有个妖精，有人说是蚰蜒精。蚰蜒怎么成精？受过日精月华，百年的道行，变化人形，头上有角，肚下有鳞，一百零八条腿。只为东斗星临凡，红鸾星降世，他夫妻隔着路途遥远，不能成其夫妇，上皇玉帝传下旨意，差下城隍土地使出蚰蜒精作乱。嘉庆十四年正月十七，天到午时，蚰蜒正在地穴修真养性，忽听城隍土地有令，领了玉皇爷敕旨，使东斗星夫妻团圆。蚰蜒精把威一抖，只听的一声响亮，平地陷个地坑，有数十余丈，惊动男女一齐观看，只听里边鬼哭神号，笙琴百乐，狂风大起，从里冒出一股黑烟来，上至天下至地，先挂龙后刮红风，只刮的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那些男男女女各自回家，生意买卖关门闭户。

单说江秀英小姐主仆来到庙门以外，才要上车，那大风呼声来到，只听一声响亮，把小姐刮去了，老夫人丫鬟也刮去了。单说蚰蜒精托着小姐把威风一抖，“喀叉”一声响亮，起在半

虚空中，这可了不得了。

上方刮到梭罗村，回头稍带斗牛宫，往东刮到东洋海，回头稍带雷音寺。刮的浑身流虚汗，二目紧闭不能睁。刮了三天并三夜，刮到江南苏州城。

列位明公，洪洞县到苏州有多少路途，有三千余里，怎么刮这么远，上节书已交代明白，玉皇爷差蛭蜒精送红鸾星与东斗星团圆，所以才刮恁样。闲言不必多叙，书归正传，蛭蜒精仍还到毛家寨修真养性。

单说江小姐刮到苏州大街以上，停了多时，方才还阳。举目抬头一看，也不是洪洞县的光景，又不是太山庙的光景，也不是江家亭的光景。小姐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说：“江秀英呀！你本是女流之辈，年方一十七岁，不出家门，最不该出头露面前去降香，偶遇大风刮到外乡，休说想到回家，只怕你贞节难保。”江秀英想到这里，长叫一声：“苍天呀！天呀！”不由的满眼落泪。小姐哭了多时，抬头一看，路北有个土地庙，求告：“土地老爷，与我母亲托上一梦，俺娘知道我在这里，差一家童带上轿去，把我接回来家去。”小姐想到这里，欠身起来往前紧走几步，来到土地庙内。土地老爷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小鬼，你急速出去，小姐本是状元之妻，无有我的坐处，那有你的坐处。”小鬼站在庙门以外，小姐双膝跪下，尊声：“土地老爷在上容禀，把你的神灵显一显，搭救小奴回转洪洞县去。”

土地爷不知我家何处住，细听小奴表姓名。家住山西洪洞县，城南十里江家亭。先祖名字江百万，三任主考在山东。伯父名字叫江岚，济南府里作布政。我父江峒官职小，宛平县里受朝封。无生多儿共多女，生下一女江秀英。正月十七把香降，不料西北起红风，

刮了三天并三夜，刮到江南苏州城。我好比丧家之犬
无处奔，断线风筝无根绳。土地爷你把神显一显，搭
救小姐转洪洞。保佑母亲团圆了，翻改庙宇塑金身。
江小姐土地庙内来祝告，土地老爷吃一惊。
欲知后来怎么样，下回书里说分明。

第二回 筹盘费马小当衫

话说，土地爷说：“小鬼，你看，江小姐她是一人，咱是一神，东关有个马小，你去把他叫来搭救小姐出去。”小鬼听说不敢怠慢，一溜旋风来在东关。马小正在东关大街卖豆腐，卖了一半，还剩一半，街南有个王二叫他喝酒，大街旁边石条上正然饮酒。小鬼一阵旋风把豆腐架掀倒。马小说好大旋风，把豆腐都掀翻了。沙土窝里吹也吹不的，打也打不的。马小气的把豆腐丢下，扛起架子回家去了，放下豆腐架子，回到大街闲游去了。正往前走，小鬼催着来到土地庙停足站住，抬头一看，庙内有个幼女啼哭，年纪不过十六七岁。马小说：“此女不是受了公婆的气，必是遭了父母之忧。”马小说：“大姐，你在家必是受气，把你家的居处向我说明，我好送你回家，再不受气了。”小姐往外一看，门外站着一人，年纪不大，身粗头细，两个蝙蝠耳，一对老鼠眼。小姐说：“该死的奴才，你走你的路，我上我的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莫非怀着不良之心？”马小说：“我是一片好意，问明你家的居处，好送你回家。未曾说什么打混的几句话。”听此人说话顺情顺理，小姐说：“请问兄长贵姓？”马小说：“贱姓马。”小姐说：“请问台甫？”马小说：“马俊。”小姐说：“家中还有什么人？”马小说：“家有八旬老母。”小姐说：“马兄在上，听我说来。”

拜一拜来跪流平，

马兄在上仔细听，

家住山西洪洞县。

马小说：“我的娘呀！你是那家的，难道是风刮来的？”

小姐说：“正是，这里甚么地方？”马小说：“俺是苏州城。”

小姐说：“常听我父亲说，山西洪洞县到苏州三千余里。”小姐不由的眼中落下泪来。小姐说：“马兄长，一言难尽了呀！”

小姐闻言泪两倾，马兄在上仔细听。

家住山西洪洞县，城南十里江家亭。

先祖名字江百万，三任主考在山东。

伯父名字叫江岚，济南府里作布政。

我父名字叫江峒，宛平县里受朝封。

我父无儿只一女，单生一女江秀英。

太山庙里把香降，西北朝天起狂风。

刮了三天并三夜，刮到江南苏州城。

又无三亲并六眷，那里去把身来停。

马兄若肯发慈念，搭救小奴转洪洞。

母女若得重相见，一层恩报你十层。

小姐哭着诉一遍，马小就把姑娘称。

列位明公，马小叫他姑娘，真正不错。马小闻听是江老爷的闺女，说：“姑娘不哭罢，跟我上俺家去罢，住上三五天，我好送你回家。”小姐闻听欠身而起。马小在前，小姐在后，往前走有五六家人家。马小说：“俺娘不用纺花了，不用卖豆腐了。”老婆子说：“奴才，咱不纺花卖豆腐，靠着什么度日？”马小说：“俺娘不知道，山西有个洪洞县，城南十里江家亭，有个江老爷之女，正月十七太山庙里降香，被大风刮到咱这里。我把他留在咱家，住上三五天，我给他送书传信，江老爷知道小姐在这里，好来接他回去。江老爷见爱，把我带到他家，江老爷上金殿奏一本，嘉庆爷把我大小封个官职，你老人家就是老太太了。再不卖豆腐纺棉花。”陈氏闻言满心欢喜，说：“我儿，那人现在那里？”马小说：“现在门外站着。”老陈氏

闻听此言欠身出来，一把拉住小姐，说：“大姐，在我草舍避难。”小姐进了草房，陈氏说：“儿呀！你搬条板凳与恁姑娘坐下。”小姐进草堂里落了座。马小说：“姑娘，你吃饭没有吃？”小姐说：“我那天降香吃了早饭。”马小说：“听说今已三天了。”马小到了街上，买了二升米半斤豆腐，来到草房。他娘做的大米干饭，熬的豆腐汤。他娘儿两个与小姐用了一顿饭，把那空虚之心去了。小姐说：“马兄长，上山西送信几时起身？”马小说：“弄些盘费才能起身。”小姐想：“他是穷人，至山西三千余里路途遥远，他怎能有这盘费？”小姐说：“兄长，你要起身就有盘川。”马小说：“盘川在那里？”小姐说：“我有一件衣裳，拿了当去，到了当铺要一千银子，没有一千还要八百。”马小说：“是什么衣裳，怎么值这多？”小姐说：“珍珠汗衫，你不信我脱下与你看。”敢说列位明公，大家人脱衣不与幸的人一样脱法，幸的人先解钮扣，那大家的人脱衣如蛇退皮，一卷手把描花腕伸在袖里，把珍珠衫脱下来，递与马小。马小接过看了一眼，不认的是什么衣裳。小姐说：“你不认得么？”他说：“从未见过。”小姐说：“这是珍珠汗衫。”马小说：“敢是什么宝物？”小姐说：“正是我父亲在京作官，嘉庆皇爷见爱，亲赐一件珍珠汗衫，上头有明珠四颗，辟风珠、辟火珠、辟尘珠、滚盘珠，三个生金扣，二个生玉扣，拿去当了罢，要当三百两银子，就够你的盘川。”马小说：“是了。”

马小拿着珍珠汗衫，出了头门往东一拐，往当铺来了。来到柜台外边停身站住。说了声当当，就把那珍珠汗衫递上去了。小郎接在手里问：“要多少钱？”马小说：“要三百银子。”小郎说：“还你个五百钱。”把当返出去了。马小不当，拿在手里说：“这珍珠汗衫只值数百个钱，就是粗布衣，也还多值

一文。”抖一抖出乱了，只见珠放光华。掌柜的说：“好像奇宝放光，拿来，我看看！”马小又把汗衫递上去了，掌柜的接在手里，仔细看看，是件珍珠汗衫。再往柜台外看，见马小身粗头细，两个蝙蝠耳，一双老鼠眼。看这来人，必是大盗，把那家太太珍珠汗衫偷盗来了。嘉庆皇爷知道，着那家大人前来私访，损了当铺连一个扣子也赔不起。喊道：“小郎们与我拿住，送到衙门，见太爷发落罢。”

只听掌柜一言方出口，关上头门上了门，前后门一声响亮人都到，八十个打手往外迎。长的杆子短的棍，还有铁尺与钩叉，光亮钢刀几十把，还有多少白蜡杆。吆喝一声往外跑，把马小围在正中间。眼睁睁马小无人救。下回再把马小表一番。

第三回 卖秀英马小暗算

话说，那当铺里掌柜的分付一声，众小郎马上前去，把马小围在中间。马小好害怕，哭起来了。掌柜说：“不要打他，你们回去，等我问问他。”说罢，小郎回了后宅。掌柜的说：“当当的，你那衣裳那里来的？是朋友送的，是你买的？”马小说：“不是送的，也不是买的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住口！不是买的，不是送的，难道是风刮来的么？”马小说：“正是大风刮来的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你胡说！风怎么能刮衣服来呢？”马小说：“不是这样，是风刮一个人来的。”掌柜的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马小说：“山西有个洪洞县城南十里江家亭，有个江大老爷他的闺女，那天降香被大风刮来，刮到咱苏州城里，在土地庙上吊，我把他救下，领到俺家。他有珍珠汗衫，叫我与他当了作盘川，好上山西洪洞县里送信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是了，你是好人。这件衣裳当多少银子？”马小说：“要三百银罢。”掌柜的分付：“小郎，给他罢，写上当票，给他三百银子。”

小郎连银带票递与马小。马小接过银子揣到怀里，票子掖在腰里。掌柜的说：“小郎们，开门放他出去。”小郎们忙把大门开放，马小出了当铺，这且不表。再说当铺掌柜的说：“把衣裳放在成字号里，用红绒线吊在梁上，上不连天，下不沾地，用火熏之，恐怕虫咬了扣珠。咬了扣珠，连当铺还赔不起了。”说完当铺不表。

单说马小往前正走，来到大街上报头一看，见一茶馆。敢说茶家是个？原是张三开的茶馆，里面有个骰子局，秦廷学、吴延虎、朱大成、王七、王八在那里掷骰哩。马小闯到眼前，南边跑到北边，转到西边。张三说：“你不卖豆腐，在这里做什么？”马小说：“不许我看看么？”张三说：“你自幼卖豆腐为生，那里有银子来掷骰子。”马小说：“莫说是个银子，我还有金子哩！”马小说罢，把三百银子投到桌子上。这才是“情送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”。张三一见满心欢喜，说：“马兄长，方才失言，莫要见怪。”马小说：“自幼儿就交好，我还生什么气？”张三见有三百银，忙叫王二说：“你到大街把好酒装一斤，与马大爷喝酒。”急把荤素菜两碟摆上，将马小让到上座。一斤酒喝完，把马小喝的大醉。张三说：“众兄弟，马小银子来的不明，莫非那里偷来的。好骰子手起来，大家弄他。”众人说：“三哥，你掷，还有俺抗着。”此这骰子有鬼，会掷的，净掷四五六；不会掷的，净掷一二三。张三忙叫起来：“马兄长，你下码。”马小把银子下了五十两，张三掷就四五六，马小就输了五十两；马小把骰子拿在手中，张三也下了五十两，马小一掷，就是一二三，又赔了五十两。马小说：“二百银子都下上。”朱大成要掷一把，拿起骰子一叫，是四五六，马小把三百银子输完了。张三说：“你与我出去罢，不要坐在我的板凳上。”

马小无奈来到大街以上，前思后想，无有主意，“女子叫当当，当了三银子，我都输了，如何是好？也罢，错了就按错上办，我把当票卖了吃饭喝酒，我把女子卖了乌龙院里去罢，卖他几百银子，我就发大财了。”

马小做事心变了，他把千金卖火坑。

这回卖到乌龙院，倒叫小姐受灾星。

住口不说后来话，再说马小狗奸佞。

连走带跑来的快，前行不远面前存。

马小来到乌龙院，伴婆又把马爷称。

“马爷来有何事情，从头至尾说个清。”

马小说：“你可要玉美人一个？”老伴婆说：“不要了。”马小说：“好的狠哩！”伴婆想了想说：“我跟你去看看罢。”马小在前，伴婆在后，穿街过巷来到马小门首。老陈氏抬头一看，见是伴婆柳庭春。陈氏说：“伴婆来俺这里做什么？马小与我把这东西赶出去。”马小说：“俺娘，你老人家不知道，是俺家干娘。”陈氏说：“既是你干娘，让他坐下。”马小遂搬条凳与伴婆坐下。小姐说：“马兄长，当当回来了？”马小说：“回来了。”小姐说：“当了多少银子？”马小说：“当了三银子。”小姐说：“三银子，足够你盘川的了。”马小说：“叫我输了。”小姐说：“马兄长，你可是说的失言么？”马小说：“难道哄你不成么？”

小姐闻听怒冲冲，方才出去把人坑，

输了银子不大紧，我命必死你手中。

银牙咬把金莲踩，绣鞋踩的咯崩崩。

小姐越思心中痛，一口痰起堵喉咙，

哎哟一声倒在地，三魂杳杳归阴城。

小姐气死草堂内，伴婆慌忙叫几声。

话说，小姐气死在草堂以里，老伴婆拉住小姐醒来，连叫数声总不言语。老伴婆照着小姐脊背拍了几下，说：“小姐醒来！”小姐这才还阳，叫了一声：“苍天呀，可害死我了！”这才是：

人不伤心难以死，醒来还阳又复生。
一口痰气吐在地，哭声父亲老江峒。
你在宛平把官做，怎知孩儿受苦情。
哭声父亲来了罢，搭救孩儿出火坑。
早来三天还相见，晚来三天不相逢。
小姐哭的如酒醉，伴婆又把小姐称。

伴婆说：“小姐，不必哭了，这里不是你安身之处，哭也是无益。不如跟我上俺家去罢，住上三五天，我叫家人打上轿车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小姐一听止住泪流，睁眼一看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伴婆说：“我是马小的干娘，姓柳名庭春，当铺也有几座，小铺也有几个。”小姐说：“你老人家既有这番好意，坐上受孩儿一拜。”伴婆说：“我怎当得起。”小姐说罢，双膝跪下，与伴婆叩头。伴婆伸手拉住小姐说：“起来罢。”小姐与伴婆正然施礼，马小把手翻了两番，明公，马小将手翻了两番，是要价哩，要了八百两银子。伴婆暗想：“有这等人才，八百银子也不多。”取出银票暗暗递与马小，马小得了票子上街去了。伴婆说：“小姐，跟我走罢。”他二人说罢，出了门，急急忙忙往前行。

穿街过巷来的快，前行来到院乌龙。
二人一同把内进，小姐抬头看分明。
年少幼女把曲唱，琵琶丝弦弹的精。
楼房瓦舍冲云雾，明三暗五甚威风。
二人一直往前走，花楼不远咫尺中。

二人同把楼来上，小姐开言问一声。
明公要听后来事，下回书里说分明。

第四回 学弹唱秀英为妓

话说，小姐说：“干娘，要丝弦何用？”伴婆说：“你不知道？老身孤寡无儿，早晚弹唱散闷。”小姐说：“看这样儿，不像好人家。”伴婆说：“马小将你卖给我了。”小姐说：“卖了多少银子？”伴婆说：“卖了八百银子。”小姐闻听眼中落泪：“俺本是好人家的儿女，任死不肯失节。”伴婆说：“由不的你了。”小姐说：“我把你无耻贱人……”这句话把伴婆骂急了，把小姐摔到花楼下，拳打脚踢，好不痛伤人也。

伴婆闻言怒冲冲，伸手拉住江秀英。
把他吊住北楼上，你看伴婆下绝情。
打马鞭子拿在手，照着小姐往下扔。
鞭子起去龙摆尾，鞭子若下凤腾空。
龙摆尾来还好受，凤腾空来实难当。
小姐眼中吊下泪，生身母亲叫几声。
只说生儿防备老，那知竹篮打水空。
为儿花楼身遭难，你在那里怎知情。
为儿死在苏州府，何人搭救出火坑。
母女若得重相见，除非南柯一梦中。
小姐哭在花楼上，再说伴婆下毒情。
再过一时无人救，伴婆打死江秀英。
正是秀英来遭难，马路鸾铃响连声。
只听咕咚三声炮，苏州来了一富翁。
不知那个把城进，狂徒闻声胆战惊。
住口不说后来话，再说小姐江秀英。

话说小姐被伴婆打的皮破血出，疼痛难忍，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：“江秀英，你本是千金之体，女流之辈，纵然叫伴婆打死，也落不下美名，不如暂且顺从于他，等我父亲出京，搭救我出去，岂不好？”小姐想到这里，说：“干娘，不必打了，顺从你就是了。”伴婆说：“你有这话，何不早说，我也少打你几下了。”伴婆说：“丫鬟，拿刀来将绳割断，把小姐放下来。”又叫丫环：“替他把衣脱去，端上一盆温水把血迹洗去。棍疼也不过三五天就好了。学会弹唱歌舞，就会接客了。”关照两个丫鬟端着与他吃喝。怎料小姐一天不吃，二天也不吃，饿的面黄肌瘦，狼狽不堪。伴婆老大着忙，叫丫鬟掇饭来。两个丫鬟来到厨房杀一只鸡，做一碗大肉，熬一碗豆腐汤，端一碗干饭，两个饽饽，用大盘端上花楼来了。小姐看见饭来时，说道：“我吃点，熬着命罢。”小姐吃完了饭，老伴婆在旁看见能用饮食，怕他怎的。过了五六天，棍疮也好了。伴婆说：“小姐，来学弹唱歌舞罢。”小姐说：“可学写些字。”伴婆说：“这不是难学的，我教你罢。”这小姐：

来在花楼闷沉沉，拿着弦子试准音。

先弹弦子三更鼓，后弹琵琶共乐音。

只弹的：

先生提笔忘了字，绣楼佳人穿错针。

小姐花楼学弹唱，伴婆又把干女称。

伴婆说：“小姐弹唱都学会了，可该挂个招牌了。”小姐说：“什么招牌？”伴婆说：“这有笔砚，你来写上‘乌龙院西门花楼以上，有个天仙玉美人，谁欲与他见一面，临行留下十两银子；谁人叫他陪酒，留下五十两；谁人合他住一宿，临行留下百两银子’。”写完，老伴婆用手接过招牌，挂在大门以外。

且说乌龙院的门神报于城隍爷，城隍爷说：“土地，乌龙院挂出招牌来了，江小姐本是状元之妻，倘或失了贞节，上神见怪，我小神吃罪不起，你快去把他招牌捂住。”土地遂分付小鬼，小鬼不敢怠慢，一阵旋风来在乌龙院门前，把招牌捂住。一天也不见人来，二天也不见人来，一连数十天，因被小鬼捂住，并没见一个人来。伴婆着了忙了，上了花楼说：“小姐，挂了招牌数十天，不见一人来，这可奇了。”小姐说：“干娘，不知道便不敢来，等他有福之人来了，你就发了大财。”

小姐正在花楼上，马步鸾铃响连声。

若问来了那一个，来了上苍东斗星。

家住山东平莱县，双凤街上有门庭。

他父名字荣千里，吏部天官有高名。

他的名字荣官保，学名就叫荣玉卿。

他来苏州买绒线，城隍土地知此情。

城隍爷说：“土地，江小姐与荣公子本是夫妻，你前去把他马拉住，牵进乌龙院，保他夫妻团圆。”土地与小鬼一阵神风来在吊桥。荣官保正往前走，小鬼一伸手，把马拉住，土地爷随后挡住。明公，敢说：“马有三不走：见财不走，见了冤屈不走，见了贵人不走。”前行来在乌龙院门口，那马咳嗽一声，可就不走了。公子往四下一看，只见路北有个招牌，上写着：“乌龙院西门花楼上有个天仙玉美人，谁若与他见一面，临行留下十两银；谁人叫他陪喝酒，临行留下五十两银子；谁若与他住一宿，临行留下百两银子。”公子观罢，心思：“怎么个玉美人？难道是天仙临凡。不过见一面，就要百两银子。人见稀罕物，必定长寿，我怎得去见见才好？”公子又叫着自家名字说：“荣官保，你父亲官居吏部天官之职，如今下世了，家中连遭三把天火，烧的片瓦无存，俺母子二人搬在茅巷草舍，

蒙亲友周济俺七八百银子，在家开了一座绒线铺，是俺来在苏州来办丝绒，花了银子，回去怎样对住母亲。”官保想到这里，可就不下马了，把系缰一勒，把镫一蹬，连三下，白龙马咳嗽三声，四蹄踏地，再不走了。

明公，不知那马怎么不走？原是土地爷揪住马尾了。小鬼说：“我把他推下来罢。”伸手抓住荣官保的大腿，往下一掀，只听的咕咚一声，栽倒尘埃，栽的公子疼痛难忍，大放悲声。

公子门外痛哭声，惊动伴婆柳庭春。

移动几步往外跑，正行中间到大门。

伴婆抬起头来看，公子栽倒地平川。

旁边站着白龙马，公子滚了一身尘。

伴婆近前开言问，问声公子那里人。

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荣玉卿苦打伴婆

话说，伴婆说：“这位相公，你是那里人氏？不用哭了，起来罢，跟我到乌龙院里吃袋烟，喝盅茶，歇歇再走。”公子闻言起身，打了打身上尘，跟着伴婆来到乌龙院里。伴婆说：“快把你大爷的马赶进来。”小二忙上门前来拉马。

且说公子来在花楼以下，伴婆拉住说：“你在那楼上吃茶罢！”公子遂上楼吃茶。伴婆说：“江秀英出来接客。”小姐闻言可就哭起来了。伴婆说：“我把你这个贱人，叫你接客，你怎么就哭？你再哭，这下子就是你的对头。”众明公，小姐被他打怕，听说不敢哭了。伴婆说：“还不快来接客么？”小姐江秀英只得出来相见公子，眼中落泪。公子看见小姐温文典雅，端方正直，眼中流泪，暗想：“必是好人儿子女，不知怎么流落此院中，不愿接客，也是有的，不免我问他一问。”公子说：“你这位大姐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怎么流落此院中？向我说个明白，我好搭救你出去。”小姐闻言：“相公在上，听小奴告禀。”

小姐站起地流平，相公在上细耳听：
家住山西洪洞县，城南十里江家亭。
先祖名字江百万，三任主考在山东；
伯父名字叫江岚，济南府里作布政；
我父江峒官职小，宛平县里受朝封，
无生多儿共多女，只生小奴江秀英。
只为我太山庙来把香降，
西北乾天起狂风。

刮了三天并三夜，把我刮到苏州城。
来了贼子叫马小，把我卖到院乌龙。
相公若肯发慈念，搭救小奴转洪洞。
母女若得重相见，一层恩报你十层恩。
小姐哭来往后诉，叹坏公子荣玉卿。

公子说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俺二舅江峒的闺女秀英表妹，好叹杀人也！”

我不搭救谁搭救，我不见疼谁见疼。
走上前来忙拉起，又把贤妹叫一声。
小姐问公子名和姓，为何又把贤妹称。
兄妹二人未相见，怎知两家的详情。
公子闻言泪双倾，叫声表妹你细听。
要知我的家何处，听我从头表姓名。
家在山东平莱县，双凤街上有门庭。
父亲名叫荣千里，吏部天官有高名。
我的乳名叫官保，学名就叫荣玉卿。
公子表罢名和姓，叹坏小姐江秀英。
我当他是那一个，是俺表兄荣玉卿。
小姐不由心酸痛，公子一阵痛伤心。
小姐哭的如酒醉，公子哭得眼通红。

话说他兄妹二人啼哭不止，惊动伴婆上的楼来，说：“公子与小姐有什么亲？”公子说：“无亲。”伴婆说：“无亲，怎么都哭起来？”公子说：“我叫小姐哭软了，我要赎他出来，送他回家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”伴婆说：“有银子你就把他赎去。”公子说：“可得多少银两？”伴婆说：“八百银子。”公子暗想道：“我来买绒线，只带八百银子，若赎了表妹来，还无有盘川，且把赎来再作道理。”公子说：“就给你八百银

子。”伴婆说：“八百银子不中，这银子成色还不中哩！”公子闻言怒作，说：“天明再说，我不给你一个还中哩！”伴婆说：“你是讹我？”公子说：“我不讹你。”伴婆说：“你骗我么？”公子说：“我不骗你。”伴婆说：“你咱着我呢？”公子说：“我要告你。”伴婆说：“不给我银子，如何倒要告我？”公子说：“我到吴江县衙门上申冤状了，我告你乌龙院伴婆柳庭春，诱拐抢夺民间良家女子进乌龙院为娼，失落贞节，败坏门风。县老爷准了我的状子，你就当罪不起了。”伴婆说：“你不能。”公子说：“我能。”伴婆说：“你不中。”公子说：“我一定中的哩！”说着说着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公子把脚一踢，踢到伴婆嘴上。公子顺手拿过马鞭子打起来了，一边打了十数下，只打的伴婆如那老乌登枝一般。明公，敢说打死了么？幸也没有打死。小姐在旁看的明白，小姐说：“我也打你！”叫丫鬟拿棒槌来，小姐将棒槌拿在手中，错动银牙，打起来了。

乌龙院怒东斗星，喜坏小姐江秀英。

无情棒槌拿在手，照打伴婆下绝情。

耳旁只听风声响，打的伴婆放哭声。

小姐越打越有气，打的伴婆受苦刑。

接上说的明白，小姐卖到乌龙院时，被伴婆打的苦处难言，日夜啼哭，把眼也哭肿了，怒火难忍。今日被他表兄揪住他的头发，小姐拿着棒槌，狠狠一下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响，把那伴婆的头上打了个窟窿。打的伴婆疼痛难忍，说：“荣公子不用打了，我情愿赎给你就是了。”公子说：“你赎给我，我就不打你了。”伴婆说：“小二呢，拿天平来兑银子。”荣相公把银取出来。小二拿天平兑了八百银子，给了伴婆。公子就领小姐出了乌龙院，来到门外，挽着小姐上了白龙马走向大街去

了。

小姐上了白龙马，顺着大街往东行。
前行要到吴江县，直到堂上把冤伸。
只说过了天堂路，谁料又到酆都城。
兄妹来到大街上，再把伴婆明一明。
顺着大街往前走，隅头不远咫尺中。
伴婆来到隅头上，张三迎面问一声。

张三说：“老伴婆，何人把你的头打个大窟窿？”伴婆见问双膝下跪，说：“张三，快给我作主罢。我使了八百银买了个玉美人，学会弹唱歌舞接客，不知那里来了个狂徒使棒把我苦打一顿，玉美人叫他讹去了。张三，你给我赶回来，我也不能白劳动你了。”说罢，把一百银票递与张三。张三一见满心欢喜，说：“众家兄弟，那里来了个不遵王法的狂徒，把伴婆打了一顿，把个玉美人也讹去了，咱赶上他与他说说。他若牙崩半个不与不给，便把这个狂徒杀了。”说罢，就拿着枪刀赶上去了。

老伴婆撒谎把人坑，恼了棍徒数十名。
长的杆子短的棍，钢叉挠钩和流星。
咳咳哈哈往下去，吓坏公子和秀英。
小姐扭回头来看，来了狂徒数十名。
小姐吓的直打战，马上歪扔几歪扔。
几乎掉下能行马，一旁吓坏荣玉卿。
走近前来忙扶住，又把表妹叫一声。
明公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表分明。

第六回 卖对联玉卿受困

话说，公子说：“贤妹，不要害怕，北关有我一个朋友，投在他家借一宿。”小姐说：“好呀，快走罢。”小姐骑马上前，公子在后，把马打了几下，来到朱家店房门前。公子抬头一看，只见门里坐着一人，年纪不过三四十岁，歪戴着帽子，身披着衣裳，腰系一个黄色带子，足登厚底皂鞋，高鼻子黑铁脸，两眼一翻，似卵石，一团威风杀气。公子近前扫地一躬，说：“兄台，我借问你，有个朋友？”那人把眼一瞪，说：“你的朋友是谁？”公子说：“朱大成。”那人说：“你抬起头来看，我就是朱二爷。”公子近前又一躬，口称：朱二哥，小弟来到苏州贩卖丝绒，偶然得罪众家兄台，拿枪刀追赶下来，求兄台把众家暂且退回，小弟感激不尽了。”朱大成抬头看公子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有贵人之相，那里拉着一匹白龙马，马上坐着个女子。朱大成观罢，说：“曹英，快下门，照应客人。”曹英把门下了两扇，他兄妹二人进了店门，小姐下了白龙马。他兄妹进了上房，曹英把马栓上，提壶茶来，他兄妹上房喝茶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张三带领一班狂徒追赶公子小姐来到店门外，张三说：“朱二哥，你店来了个客人么？”朱大成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！店那不住客。”张三闻言心中恼怒，说：“朱大成，把你这个狗娘养的，怎么出口骂人。众兄弟与咱上罢！”

看只看恼了狂徒数十名，气杀开店朱大成。举起大棍拿在手，曹文俊一个毛镰手中拿。他两个箭步出了店，大战狂徒数十名。大街连声兵器响，不定谁输

共谁赢。大杀大砍无胜败，恼坏上方仁义星。

众明公，这仁义星是谁？原来是店中当槽的曹英，年方二十，正是上方仁义星临凡，目下官星出现，后来他有总兵之职。闲言少叙。

话说曹英把毛镰往空中一举，只听的嗖一声，把张三的耳朵削掉一个，鲜血淋淋。张三疼痛难忍，抬腿就跑。曹英随后追赶。张三犹如出笼之鸟一般。众狂徒一见张三败走，大家也自散了。

不说狂徒败了阵，再明上方仁义星。主仆一同进了店，上房不远咫尺中。上房内外都他是，又把曹英叫一声，吩咐搬上一条凳，上房坐下朱大成，开言就把公子称。

朱大成说：“相公，高名上姓？那里人氏？来到苏州有什么贵干？”公子说：“小弟是山东省东莱县人氏，姓荣，名官保，号玉卿。在家开座绒线店，特来苏州买绒线。”朱大成说：“这位女子是你什么人？”公子说：“是俺妹妹。”朱大成说：“你来买货，怎么把你妹带出来？”公子说：“是俺表妹。”朱大成说：“方才说是你妹妹，怎么又说是你表妹，好无道理。”小姐说：“掌柜的，你不知，我姓江，家住山西洪洞县人氏，我与荣兄原是姑表兄妹，只因正月十七日，我往太山庙降香，被大风刮到苏州，遇见贼子马小将我卖到乌龙院，俺表兄用买绒线的银子把我赎回，送我还家。”朱大成见女子说话顺情顺理，也就不往下问了。朱大成说：“曹英，看饭来。”曹英闻言，不敢怠慢，端了两碗大米干饭、豆腐汤。他兄妹二人用了晚饭，天色已晚，西北一霎时云生天变，大雨直倾起来了。

先是细雨纷纷下，到后来大雨不住往下倾。只见空中霹雷连声响，你看那狂风大作树枝摇。这才是连

明带夜连番雨，坎坎的下了半月天才晴。小组一见眼含泪，声叫表兄荣玉卿，算下房钱共饭帐，没钱还帐怎么行。小姐越哭越心疼，公子又把贤妹称。

公子说：“妹妹，不必啼哭，我从俺二舅学会了梅花细字，写几付对联，拿到大街上卖几两银，还了盘川，我护送你回家。”小姐说：“倒也罢了。”荣官保出了店房，来到大门以外，看见曹英，说：“我有事相托与你。”曹英说：“有什么事情托我？”公子说：“我在你这店住下，房钱饭帐手中分文皆无，我托你买几张纸来，写上几付对子。拿到街上卖几两银子，好还点帐。”曹英说：“相公，会写大字么？”公子说：“正是。”说罢，曹英到了街上买了两张纸来，到店里交与公子，又取来笔砚递与公子。公子把墨研浓，将笔含饱，撮起笔来，刷刷刷移柳栽花，不多一时写完对联，拿到大街以上去卖去了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土地爷坐在庙中，忽然心惊肉跳，掐指一算，就知公子在大街以上卖对子，他卖了对子有了银子，还了店帐，送小姐回了家去，他夫妻就不能团圆了。土地爷想到这里，说：“小鬼，你到大街把荣公子的对子与他捂住。”小鬼闻言，不敢怠慢，

一阵旋风来到大街，把公子的对子捂住。公子大街小巷卖了七八天，并无一人问问。公子回到店里纳闷，可就无有主意了。小姐说：“表兄，你怎么不上街卖对子去哩？”公子说：“我拿了去卖了七八天，并无一人问问，把纸也弄碎了，大字也揉了，小字卖也是更不中了。”小姐闻听眼中落泪，可就哭起来了。

小姐闻言泪双倾，拉住官保叫表兄。

他乡在外无亲眷，那个见怜谁见疼。
饿了谁济一碗饭，渴了谁送茶一盅。
店主若把饭钱要，咱有何言去应承。
店房难坏兄妹两，来了狂徒朱大成。
要知后来怎么样，接着下回说分明。

第七回 朱大成被打控官

话说，朱大成说：“荣公子，不用哭了，天已晴了，算算房钱饭帐罢。”公子说：“店家不用算帐，算帐也是没钱。”朱大成说：“住店不算帐，你别去哩！”公子沉吟一回，无奈说：“算算也罢。”朱大成说：“曹英呢？”曹英说：“是那个？”朱大成说：“拿算盘来。”曹英答应，把算盘递与朱大成。朱大成把着算盘算了一算，大钱十二串八百五十五文。荣官保说：“我不该这些个，再重算算。”朱大成说：“我就是这个算法。”公子说：“你就是这个算法，我就是无钱。”朱大成说：“你无钱留你的人。”公子说：“留我，我就不走。”朱大成说：“我留你，你到好。”公子说：“不留我，留谁？”大成说：“我留你拐来的那个老婆。”公子说：“朱大成，你这个狗娘养的，血口喷人，少爷与你势不两立！”说罢，把腿一伸，把大成的腿踢了个结实，使了个冲天炮，打的朱大成鼻青脸肿。朱大成心头火起，腰里拔出一口刀来，照着公子砍来。这刀可砍着公子无有？

明公，那公子本是东斗星临凡，有土地城隍保着，所以不曾砍着。曹英在旁看的明白，说：“荣相公有理，与人讲理，何必与人打架呢？”公子闻言，眼中落泪，说：“曹兄，我进店来吃点干饭、豆腐汤，原是二十五个钱一碗。掌柜的共算个十二串八百五十五文，且说没钱留我的人，你看说理不说理？”曹英闻言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用手一指朱大成，说：“你这个狂徒，说话欺天。”朱大成说：“你还能打我呀！”曹英说：“打你怎的？”朱大成闻言，心中恼怒，丢了公子，

照着曹英一刀砍来。曹英往后一退，伸手拿起齐眉棍来，照着朱大成使了泰山压顶，一棍打的朱大成头破血出，娘呵一声，往后就跑。曹英说：“你叫爹，我也不能饶你。”提起棍来追下去。曹英赶到后宅里找他，不见往那里去，大声喊叫，说：“朱二，你上那个龟窝里去了？”

明公，你说朱大成那里去了？告状去了。曹英手提大棍，找不着朱二，走到上房拿起棍来，把盆碗打个粉碎。公子说：“曹兄，不用打了，这官司可就够打的了。”曹英叫道：“公子快走，你兄妹二人快逃了罢！这官司我替你打了。”公子说：“曹兄，你看，朱大成似血人一般，他要告了状，县太爷差人来拿，我要逃走，岂不是虚了么？”曹英说：“你不逃走，又不把官司打，如何是好？”公子说：“有心打官司，手中分文无有。”曹英说：“相公，我有二句贱言向你告来。”公子说：“有何贵言，讲到当面有何妨碍？”曹英说：“我有心与你结好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”公子说：“小弟愿从。”曹英闻言，满心欢喜，来到纸马铺把纸马请了来，到上房，拿个火把香点上，伸手拉住公子，说：“兄弟同来明明心，好去上堂打官司。”

曹文俊双膝跪在地流平，尊了声过往神灵在上听。我家住在苏州城，就在那东莱里有门庭。我今年才二十岁，我姓曹名字叫曹英。我与那荣公子同结为盟，好比那一母同胞二弟兄。我曹英若有三心并二意，天打雷劈不容情。曹文俊一时对天明下誓，再说公子荣玉卿。

曹英说：“兄弟，你也明明罢。”公子说：“大哥，你听着。”

公子跪到地流平，神圣爷爷在上听。

我与曹兄来结拜，听我从头表姓名。
家住山东平莱县，双凤街上有门庭。
我父名字荣千里，吏部天官有大名。
我的乳名叫官保，学名就叫荣玉卿。
今年一十单八岁，八月中秋午时生。
今日结拜盟兄弟，异姓同胞一母生。
你父就是我的父，你母我母一样称。
若有三心并二意，神圣爷爷不容情。
公子跪地明誓愿，曹英又把贤弟称。

曹英说：“你同妹妹在店中等候，我到家里拿一百银子来，把咱母亲叫来，把妹妹领到东菜园里存身，咱好往堂上打官司。”曹英说罢，去取银子去了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朱大成进了衙门，大喊一声：“冤枉！”张郎、李义二位公差抬头一看，见是北关开店朱大成，带着血头血脸，前来喊冤。二位公差说：“朱大成，你少等一时，俺进去与你传禀，老爷升堂，好与你伸冤。”朱大成说：“是。”张郎、李义进了上房双膝跪下，口称：“太爷，堂下有人喊冤。”梁老爷分付升堂。张郎、李义到大堂喊了一声：“梁老爷升堂！”

一霎时三班衙皂分班站立。太爷坐了大堂说：“什么人喊冤？带上来。”张郎、李义说：“朱大成上堂。”朱大成跪在堂上，说：“大老爷，小的冤枉！”知县往下一看，说：“你不是朱大成么？”朱大成说：“小的正是。”太爷说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？从实说来，好与你伸冤。”朱大成跪爬半步。口称：“大老爷容禀。”

朱大成开言泪双倾，青天老爷听分明。
我在北关开旅店，来了狂徒荣玉卿。
刁拐闺女把法犯，吃酒无肴又行凶。

欠下房钱共饭帐，问他要钱动无名。
手提大棍把我打，头破血出冒鲜红。
打的疼痛往外跑，太爷台前把冤伸。
朱大成哭着落下泪，太爷闻言恼心中。
大堂以上出了票，锁拿公子荣玉卿。
张郎李义领了票，出了衙门快如风。
穿街越巷来的快，店房不远咫尺中。
店门以外高声叫，叫声狂徒荣玉卿。
公子正在店房坐，忽然门外喊连声。
公子起身外边走，二个公差站门庭。
公子看见开言问，二位公差有何事。
为何在此喊我名。

二位公差忙伸手，要拿公子荣玉卿。
明公要问后来事，下回书里咱再明。

第八回 江老爷宛平得信

话说，公子说：“二位长班，少等一时，我就回来。”说罢，转身进了上房，取出靴帽蓝衫穿戴停当。说：“妹妹，你在店中等着曹家伯母，为兄进县打官司去了。”小姐闻言落泪说：“我记下了。”公子转身来到大门以外，说：“二位长班把刑锁拿来与我戴上，好去见你太爷。”张郎、李义抬头一看，头戴顶带，身穿蓝衫，不是个秀才，就是个举人，可就不敢锁他了。说：“荣相公，我看你是个朋友，不用戴锁，一同走罢。”说罢，三人穿街过巷，一同来到彰武县衙门。

张郎、李义将公子带到堂上，公子以膝下跪，口称：“太爷，有何分付？”知县抬头一看，说：“你可知罪么？”公子说：“我有何罪？”知县说：“既读孔圣之书，必懂周公之礼，怎么不遵王法，吃酒行凶，强骗饭钱，刁拐幼女。朱大成把你告下，从实说来！”公子口称：“太爷，朱大成诬告生员。”知县说：“朱大成上堂。”只听吆喝一声，说：“朱大成上堂！”衙役把朱大成带上堂来双膝跪下，口称：“大老爷，与小人伸冤。”知县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朱大成，我把你这该死的奴才，你诬告好人，该当何罪？”太爷说罢，心中大怒，分付：“张郎、李义，与我打他四十个嘴巴。”两班衙役不敢怠慢，把朱大成推下堂去，打了四十个嘴巴，打的朱大成嘴里流血。知县说：“朱大成，你诬告好人，从实说来，免的动大刑审你。”朱大成见事不好，将手一比，许了八百两银子。知县看见明白了。常言说：“暖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”知县受了八百银子贿赂，说：“朱大成，你告荣相公吃酒行凶，刁拐幼女，

有什么为凭？”朱大成说：“荣相公吃酒行凶，刁拐乌龙院柳庭春女儿，现在小的店中存身。”梁知县闻言，说：“张郎、李义，你把乌龙院柳庭春带来当堂对辞。”

张郎、李义不敢怠慢，出了衙门顺着大街，不多一时，来到乌龙院，说：“伴婆，太爷堂上叫你。”伴婆说：“太爷叫我有什么事？”张郎、李义说：“朱大成告了荣官保刁拐你乌龙院的女儿，太爷叫你上堂对审。”说罢，伴婆一同前去。

来到大堂上，张郎、李义将伴婆带到堂上，双膝下跪。知县说：“你家女儿可有人拐去么？要你招来。”柳庭春跪爬半步，口称：“青天老爷，小人的女儿被荣公子拐去半月有余，不知下落。听说大老爷闻听，求大老爷断回。”知县说：“荣官保，你拐乌龙院的女子，伴婆现在堂下，要你从实说来。”公子说：“父母大人，那女子是俺表妹，被狂风刮来，遇着强人，把他卖乌龙院中，是我用银子赎回来的，送他还家，不是拐的。”知县说：“呸！你胆大狂徒胡说，明是拐的女子，怎么是你表妹哩！你不肯实说？”分付两边把夹棍抬过来。

知县一声要动刑，三班衙役不消停，两边答应有有有，登时拿到大堂中，夹棍搬到大堂上，要审公子荣玉卿。堂下恼了荣官保，迈步走上大堂中，一把抓住梁知县，骂声狗官官不成。你今要把生员审，咱到上司把理明。越思越想怒火起，公案桌上使足蹬。四个桌腿都朝上，朝衣扯了大窟窿。知县气的直打战，两边衙役叫一声。速速提拿荣官保，走了狂徒了不成。两边衙役都呐喊，拿住上方东斗星。

一把抓住荣官保，咕咚打倒地流平。
堂上苦了荣公子，喜坏知县狗杂种。
分付一声去顶戴，靴帽蓝衫都脱清。
知县分付把刑上，夹起公子荣玉卿。
把腿填在夹棍里，夹一夹来紧一扣。
嚎啕一声绝了气，头上早已走真魂。
太爷审死荣官保，浮云遮住东斗星。
公子大堂丧了命，喜坏赃官梁县尊。
开言就把伴婆叫，叫声开店朱大成，
小姐断回乌龙院，公子留在大堂中。
不说兄妹大失散，把书分头县洪洞。

话说江夫人自从太山庙降香，被大风刮去了小姐，每日差人院子城里关外四下寻找，并无音信。老夫人无奈，修了一封家书，拿了十两银子，差家童往宛平县下书。家童江用不敢怠慢，打了个包袱背上肩膀，雇了毛驴去了。

江用开言道，毛驴你是听，把我驮到宛平县，老爷见爱好待成。起早拌干草，黑豆二三升。毛驴开言心欢喜，挺挺尾巴乍乍鬃。前蹄到了宛平县，后蹄又在县洪洞。为什么毛驴走恁快，当中闪了个大窟窿，有心再把窟窿找，急坏听书众明公。简短节说来的快，衙门以外下能行。

话说江用来到宛平县，下了毛驴抬头一看，一个门军在那里。江用说：“门军兄台，你到官宅传与老爷，说洪洞县有人下家书，要见大老爷。”门军闻言来到上房，打了半跪，口称：“大老爷，有人来下家书。”江老爷说：“令他进来。”门军说：“是。”转身来到衙门外，说：“老爷令你进去说话。”江用随着门军进了书房，见了江老爷，双膝下跪，口称：“大

老爷！江用叩头。”呈上家书。江老爷拆开家书一看，不由扑簌簌落下泪来了。

江老爷见信泪双倾，哭了声女儿江秀英。每日里不出三门并四舍，最不该出头露面把街行。你往那太山庙把香降，怎么西北乾天起狂风，被大风刮去我的身生女，到如今不知何处把身存。自思圣上无旨不敢走，怎么好去找女儿江秀英。江老爷哭啼多一会，你看他早把一计想心中。
要知老爷生下什么计，下回书里再说听。

第九回 江秀英花楼上吊

话说，江老爷观罢书札，取过文房四宝，修了一封回书，取了十两银子，递与江用。江用接过书信连银包在包袱里边，辞了江爷，来衙门以外，上了毛驴，回洪洞县去了。再说江爷换了朝服坐大堂。

江爷坐堂怒冲冲，殃沙五道叫一声，两班衙役快看轿，金殿一上把本升。三班衙役不怠慢，抬过八抬轿一乘。许多衙役乱哄哄，顺着御街往前走，五朝门不远咫尺中。五朝门外落下轿，要上金殿把本升。按下江爷且不表，明明嘉庆有道龙。

话说嘉庆皇爷清晨早起离了宫院，要上早朝，只听的“当当”一片钟响，殿门大开，那些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十二将官，合朝文武，排班而立，钟鼓齐鸣，笙琴细乐。皇爷登了金殿，合朝文武参拜已毕，各站两边。皇爷说道：“殿头官，晓谕合朝文武，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散。”一言未尽，转上一家清官，说：“万岁，臣有本奏。”皇爷一闪龙目，认的是宛平县江峒跪在丹墀以下。皇爷说：“江爱卿有何本奏，呈上来寡人观看。”江爷说：“我主万岁听臣奏来。”

江老爷未从开口泪莹莹，尊了声我主万岁龙耳听。为臣乏子无有后，所生一女江秀英。只因他正月十七把香降，刮去小女影无踪。万岁开恩把臣放，寻找臣女小娇生。江爷哭着把本奏，叹坏皇爷有道龙。万岁皇爷开金口，叫了一声江爱卿。朕当放你去私访，听朕当殿把你封。封你出京做巡按。京中带领三百兵。

二十四名金刀手，四名总兵同出京。江爷说有职无权不能访，皇爷说朕赐你一把铜牙刺剑带身中。访着赃官与恶官，先斩后奏任你行。江峒叩头把恩谢，谢过我主有道龙。皇爷亲递三杯酒，我与爱卿饯饯行。江爷接过皇封酒，饮酒三杯谢主公。不说皇爷回宫去，再把江爷明一明。领了圣旨下金殿，满朝文武都饯行。江爷谢过文共武，五朝门外就起程。江爷上了八抬轿，三声大炮震天庭，蓝旗小官头里跑，报马鸾铃响连声。花喇喇的跑开了那二十四匹对子马，枪刀剑戟照眼明。金爪钺斧朝天蹬，铜字金爪摆几层，五色亲旗分左右，帅字旗摇旛摆空中。铜针刺剑两边摆，刽子手提刀穿大红，上打一把黄罗伞，下罩八

抬轿一乘，一对板子一对棍，一对锁一对绳。九个铜锣冲开道，青铜大刀坠红绒。威威烈烈往前走，人喊马嘶不住声。殃沙五道头里走，三百雄兵随后行。逢州就有州官接，过县就有县官迎。江爷出京来私访，赃官土豪胆战惊。夜住晓行来的快，来到十里接官亭。接官亭上宿一晚，明日要上苏州城。按下江爷且不表，明明小姐江秀英。

话说梁知县贪赃卖法，受了八百银子，把荣公子审死大堂以上，小姐断回乌龙院。小姐来在花楼以上，终日啼哭，暗自思想：“我本是宦门之女，在花楼失了贞节，难保坏了门风，玷辱了先人，怎么是好？不如寻个自尽，倒还落个干净。”小姐把主意定了。

他把主意拿停当，楼门紧闭上了门，红绫汗巾拿在手，搭在梁头以上边，用手挽成一个结，圆同同的似米盘。结外本是阳间路，套里就是鬼门关。眼望家

乡痛流泪，生身母亲叫一番。只说生女来送老，怎知儿死在外边。要得母女重相见，除非南柯一梦间。眼望宛平落下泪，又把父亲叫一番，休怨为儿把你舍，万般出在无奈间。小姐啼哭多一会，抬头一伸梁上悬。脚登手扒绝了气，城隍土地着了忙。土地忙着头里走，城隍老爷在后边。二位来在花楼上，魂灵装在袖里边，单等勾金王洪到，搭救小姐把魂还。未来之事且不表，再把伴婆明一番。

话说这伴婆清晨早起来，到花楼以上，说：“小姐，开门来。”连叫几声，并不答应，手扒楼门望里一看，小姐寻了自尽，伴婆老大着忙，大喊一声，说：“王二快来！”王二跑到跟前，伴婆说：“不好了，小姐上了吊了，快快开门。”王二把门冲开，伴婆抱住小姐，王二用刀把汗巾割断，把小姐的嘴一捂，说：“小姐醒来！”连叫数声，小姐也不答应。伴婆用手一摸，浑身冰凉，连一点气也没了。伴婆说：“小姐死了。王二，你拿五两银子，买口棺材把小姐死尸入殓。”王二拿了五两银子买了两口棺材回来。伴婆说：“买了没有？”王二说：“买了两口。”伴婆说：“死一个人，买两口做甚？”王二说：“人家原给两口。”伴婆说：“退一口，抬一口来摆。”王二领着张矮子来到了刘别子家退一口，把一口白茬棺材抬到乌龙院花楼以下，把小姐的尸首入殓。看看天色已晚，玉兔东升，到了起更之时。伴婆说：“拿着铁锹抬至西门以外黄土岗子上埋了罢。”说罢，众人抬起棺材来到了黄土岗上，把棺材往下一落，“哗刺”一声，破了个窟窿。众明公，怎么个破了窟窿，原是天降大雨之时，冲了个窟窿。众人说：“大深坑，也不能刨了，咱把棺材抬到这里就走罢，回到院中就说埋了。”说罢，众人回到乌龙院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把小姐丢在黄土岗上。城隍土地爷跟到黄土岗上。城隍说：“土地，小姐本是红鸾星临凡，倘若坏了尸道，上神见怪，你吃罪不起。土地小鬼，你到南菜园把勾金王洪叫来搭救小姐还阳。”小鬼说：“是了。”刮了一阵旋风，来到菜园门口叩门，说：“王洪开门，来来来！”王洪说：“老婆子，有人叫门，想必是赶城的失迷了路径，也是有的。”老婆说：“你起去瞧瞧。”王洪起身来披上衣裳。说：“是谁叫门？”连问几声，无人答应。王洪听了听，小车子驴垛都起了身了。王洪对儿子王成说：“成呀，你和恁娘听着了些，我去勾金去了。”他老婆子说：“咱成睡着了，你去罢，我听着就是了。”王洪拿了粪叉，跨了个篮子，上黄土岗勾金去了。王洪来到岗头以上，看了看天还不明，王洪说：“墩上歇歇再去勾拿。”这且不表。

再说小鬼来到土地面前，说：“王洪到了。”土地来到小姐棺材以上，把小姐的真魂取出，照着小姐耳朵内吹了一口，小姐真魂入体还阳，叫了声：“苍天冤枉！”这且不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老王洪救人丧生

小姐还阳放悲声，惊动勾金老王洪。
王洪正在岗头坐，忽听女子动哭声。
王洪迈步往前走，白茬棺材面前停。
王洪抬起头来看，倒把王洪吃一惊。
娘呵一声摔在地，没把裤子出了恭。
吓的浑身直打战，抖抖精神问一声。
你是人来你是鬼，从头至尾向我明。
家乡居处对我讲，姓甚名谁说个清。
向我说了实情话，替你报仇把冤伸。
小姐听的有人问，腹内盘算犯丁宁。

小姐说：“你这个人有什么事情前来问我？”王洪说：“我姓王名洪，在南菜园住，今年六十五岁，种了亩半菜园，早起拾粪。听的有人叫我，前来问你。有冤枉向我讲。”小姐说：“老伯在上容禀。”

小姐闻听心痛酸，伯父在上漫听言。若问奴家居何处？听我从头说一番。家住山西洪洞县，江家村内有家园。正月十七把香降，太山庙内把神参。西北角下狂风起，风刮我奴到这边。中途路上遇贼盗，把我卖到院里边。花楼以上寻自尽，不知怎么入了棺。强人送我岗头上，腹内藏着不平冤。望求伯父将我救，伯父救我出了棺。小姐冤枉言不尽，叹坏了王洪一老年。

话说，王洪把棺材盖掀了一掀，动也不动。众明公，王洪已有六十五岁。那有大力量能掀。城隍土地说：“王洪来红鸾星出，他若掀不开棺材，如何是好？”城隍说：“土地，我在

左边，你在右边。”王洪托住棺材往上一掀，“咯崩”的一声，掀在一边。王洪说：“小姐起来罢，跟我上俺家去。到了俺家，你认我个老干亲，我认你个干闺女，我给你寻个好婆家，与我亲生的闺女一样。”小姐说：“老伯父，这就感恩不尽了。”小姐起的身来，王洪搀着小姐出了棺材。小姐说：“伯父，我寸步难行了。”王洪说：“‘杀人杀个死，救人救个活’，小姐过来，我背着你走。”小姐说：“伯父在上，受我一拜。”王洪说：“不用拜，走罢。”王洪把小姐背在肩膀上，小姐说：“爹爹难为你了。”

王洪背起江小姐，出了岗头往前行。小姐就把爹爹叫，王洪就把干女称。正是父女往前走，不好了来了贼子叫潘青。肩上扛着一斗米，手提钢刀照眼明。进城喝的醺醺醉，任意行凶往前行。正是贼子往前走，抬头看见老王洪。肩上背着年幼女，好像天仙下九重。潘青看见心欢喜，拦住王洪叫一声。

潘青说：“那是老王洪么？”王洪说：“是。”潘青说：“你从那里来？”王洪说：“我去拾粪。”潘青说：“你背着是谁？”王洪说：“我背的是俺闺女。”潘青说：“你拾粪怎么把你闺女背来咧？”王洪说：“前日俺闺女病死了，埋到岗头上，我心痛不忍，拾粪去瞧瞧，他又还了阳了，我把他背回家去。”潘青说：“有了婆家么？”王洪说：“没有。”潘青说：“我还没有丈人家。”王洪说：“你这狗娘养的，血口喷人。”潘青说：“你这个闺女不给我，这个钢刀是你对头。”说罢，把刀往上一举，往下一落，劈心一刀，只听的“咯叉”一声，破了个太阳膛，连带五脏，王洪倒到尘埃之地命亡。江小姐闪到路傍，浑身打战。潘青说：“天还未明，我把你送到黄土岗上去。”说罢，拉住王洪的腿上黄土岗去了。拉到岗头

上，看见有口棺材：“我把这个老奴才装到棺材里边。”潘青把王洪装到棺材里，转身来到小姐面前，说：“小姐起来，跟我走罢。我在吴家寨住，俺主人吴彦龙是个武状元，跟我主人拜堂成亲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小姐闻听眼中含泪，就哭起来了。潘青说：“你不跟我去，跟王洪去罢。”说罢，把刀往上一举，吓的小姐魂不附体，说：“不用杀我，我愿跟你去了。”潘青说：“跟我就不杀你了。”一伸手把小姐拉住，说：“快些走罢。”

潘青贼子起歹情，杀了勾金老王洪。伸手拉起江小姐，杀人钢刀拿手中。满心欢喜往前走，马步鸾铃响连声。要知那里鸾铃响，十里铺来了两个兵。刘青打马头里走，刘义后边催能行。刘青带着弓和箭，刘义大枪手中擎。弟兄二人催坐骑，抬头看见贼潘青，左手拉住年幼女，右手捉着钢青锋，急急忙忙往前跑，女子不住放哭声。必是潘青不行正，抢来民间女花容。

刘义说：“大胆，潘贼子，不行正事，抢来女子。放枪打这个狗娘养的。”刘青说：“是。”说罢，把枪点着，只听“咕呼”一声，吓的潘青魂不附体，把手一撒，抛下小姐，就像那狗赶兔的一样跑回吴家寨去了。

潘青听的大枪响，好像兔子见了鹰，急急忙忙往前跑，吴家寨不远咫尺中。贼子逃走且不表，提提刘义和刘青。兄弟二人下坐骑，又把小姐问一声。

刘青说：“这位女子那里人氏，姓甚名谁？你与贼子潘青同路，有什么冤屈之事，说个明白，我好与你报仇。”小姐抬头一看，他二人吃粮当军打扮。小姐说：“你

二位是将爷不是？”刘青说：“正是。”小姐闻言眼中落泪，说：“将爷容禀”。

小姐闻言泪双倾，二位将爷在上听。家住山西洪洞县，江家村里有门庭。先祖名字江百万，三任主考在山东。伯父名字叫江岚，济南府里做布政。我父江峒官职小，宛平县里受朝封。无生多男共多女，所生我奴江秀英。太山庙里把香降，西北乾天起狂风，刮了三天并三夜，把我刮到苏州城。遇见贼子叫马小，把我卖到院乌龙。花楼以上悬梁死，送到岗头把身停。幸遇王洪把我救，还阳出棺又复生。背到家中作义女，路遇贼子叫潘青。他把王洪刀劈死，强拉我奴江秀英。小姐哭诉泪往下，感动刘义和刘青。刘义近前忙掺起，又把姑娘口内称。刘青拉住能行马，叫声姑娘把马乘。小姐上了能行马，忙坏刘义和刘青，刘青跨马头前走，刘义加鞭不消停。顺着大路来好快，来到刘义大门庭。小姐来到大门外，紧跟刘义和刘青。刘义慌的往后跑，报与母亲得知情。黄氏夫人心欢喜，带领他女刘恋英。母亲来到大门外，掺住小姐下能行。小姐下了能行马，问声伯母可安宁。母女掺住江小姐，堂楼以下把身容。小姐得了安身处，再说上方东斗星。

第十一回 曹英进监看朋友

话说，上节书梁知县当堂卖法，受了八百银子，就把公子审死大堂上。停有多时，真魂付体还阳，在叫一声：“冤枉！”梁知县说：“你这个奴才，吃酒行凶，刁拐幼女，眼前装死，还有什么冤枉。”一声分付：“禁卒！”禁卒闻言不敢怠慢，来到大堂双膝跪下，口称：“老爷唤小人那些使用？”知县说：“你把荣官保下到南牢，在棍床以上，用盐三天以里把他腌死，扔出南牢，永绝后患。”心想：“我把银子受下，三天以里，远走高飞，就是这番主意。”

某卒带起荣公子下了大堂，上南牢里去了。过了虎头门来到廨房以里。众囚犯说：“进牢规矩你可晓的么？你可带几个灯油钱没有？”公子闻听眼中含泪，说：“众家兄台，小弟一腔冤枉，打了下风官司，分文没有。”众囚犯说：“拿鳔来把眼给他鳔住。”说罢，把钹往空中一摆，往下就打。禁卒说：“不要打他，他犯大老爷的王法，没犯你的王法。我把他送个洁净地方去罢。”把公子放在囚床以下，用手扒了结实的，推到棍床以上，可就了不了的了。

公子棍床受苦刑，禁卒刁狠太绝情。将绳公子浑身绑，公子想动万不能。公子疼痛好难受，不由一阵放悲声。眼望山东流痛泪，生身母亲叫一声。你在家怎知晓，怎知为儿落火坑。离母死了不孝子，百年以后谁送终。眼望北京叹口气，哭声二舅老江峒。来了罢来了罢，搭救甥儿出火坑。公子哭死棍床上，禁卒上前使柯桑。用了绳子并星板，把嘴一张绝了声。

公子钉死棍床上，城隍土地不消停。把他真魂掇了去，力救公子好长生。棍床收住荣公子，再说上方仁义星。菜园拿来银百两，来到十字大街中。正是曹英往前走，一街两巷乱纷纷。这个说咱的太爷糊涂了，那个说不讲情理动五刑；这个说必是贪赃受了贿，那个说图财害命把人坑；这个说黄门秀才受了罪，那个说谁人替他冤伸；这个说没有口供下监中，那个说明欺公子他乡人。不由的众人闲谈论，再说那有心曹英听个清。

话说，曹英听说公子打了下风官司，就吃了惊，无奈来到街上，买了一壶酒，备了四盘菜，上南牢探望公子去了。不多一时，来到监门外，把门拍了几拍，说：“有人没有？”惊动禁卒李虎，问：“是谁叫门？”曹英说：“是我，来看朋友的。”李虎说：“你的朋友是谁？”曹英说：“是荣官保。”李虎说：“就是才进来那位朋友。”曹英说：“禁卒老兄，你把门开开，我进去看朋友。”禁卒说：“你来的太早了。”曹英说：“我明日再来。”李虎说：“你今日不能见，明日来也不能见，有钱来就得见了。”曹英说：“说来说去，你是要钱。”说罢，从腰里，取出二两银子，递与李虎，说：“弟一点敬意。”李虎见了银子心中欢喜，把监门开了，说：“随我来罢。”禁卒在前，曹英在后，来到廋房以里，用手往棍床上一指，说：“那就是你说的朋友，你去看他罢。”曹英来到棍床以前，用手扶住公子，说：“兄弟，醒来，我来看你哩。”连叫几声，公子不能答应。曹英说：“兄弟，你当真是死了。”不由的两眼流泪，就哭起来了。禁卒说：“你不用哭了，我把刑法给他去了，你与他往狱神庙里哭去罢。”说罢，把滚身绳解了，痛心枉抽了，说：“你背他到狱神庙里说话去罢。”曹英近前伸手把公子拉起，背在肩膀以上，到狱神庙里去了。

曹英背着荣公子，众家囚犯放哭声，这样朋友世上少，他我好像一母生，南牢叹坏众囚犯，再说上方仁义星。背着公子来的快，狱神庙不远用咫尺中。曹英放下荣公子，双膝跪在地流平。曹英叩头忙告祝：狱神老爷在上听，保佑兄弟还阳转，翻盖庙宇报神灵。狱神闻听不怠慢，又把土地叫一声。狱神爷说：“城隍土地，公子是上方东斗星临凡，身遭大难，不能还阳，上神见怪，你我小神当罪不起，即速搭救公子还阳。”城隍土地不敢怠慢，来到公子身边，把公子真魂取出，附住公子耳朵吹了一口气，公子真魂附体还阳，大哭一声冤枉。曹英看的明白，手扶着公子说：

“兄弟还阳了。”公子抬头看时，曹英站在面前。公子说：“大哥，你那晓得知县贪赃卖法，兄弟打了下风官司，把咱妹妹断回乌龙院去了。”公子说罢，眼中含泪哭起来了。曹英说：“兄弟，不用哭了。我提了一壶酒来你喝盅忍疼。”公子说：“就是平时，我也不能用。”曹英说：“你不能用，如何是好？”公子说：“大哥，我写一封家书，你往山东东莱县下书。”曹英说：“无有文房四宝，怎样写书？”公子说：“蓝衫撕下一幅，写封家书与你去下。”说罢，把蓝衫撕下一幅，中指咬破，即时修了家书一封递与曹英。

曹英把书信揣在怀里，说。“兄弟，小心等候，愚兄下书去了。”兄弟二人正在说话，禁卒李虎又跟踪来跟前，说：“探亲的朋友，出去罢，我的老爷查监看见了不便。”曹英说：“禁卒老兄，这有十两银子交付你，烦老兄给我这兄弟买些吃食罢。”禁卒李虎说：“你尽可放心，公子在监中有吃有喝，不受罪

就是了。”曹英说。“奉托了。”说罢，对着李虎深深施了一礼，就别了。

曹英临行把揖作，口称禁役老大哥。

临行对着深施礼，千托万托千万托

话说，曹英临行把禁卒分付了几句，来到大街以上用了早饭，往山东东莱县下书去了。

曹英来到大街中，要上山东把信通。迈开大步往前走，北门不远咫尺中。出了北门奔大道，急急忙忙快如风。正是曹英往前走，马挂鸾铃响连声。枪刀戟剑摆齐整，五色杂旗乱纷纷。上打一把黄罗伞，下罩八抬轿一乘。曹英想不是那家大人来私访，就是王爷离了京。曹英观罢心欢喜，挽住大轿把冤伸。曹英说罢双膝跪，大喊一声似雷鸣。要听后来书中事，下回书里说分明。

第十二回 巡按怒铡梁知县

话说，曹英大喊一声，如同平地里起了个蛟龙，半空中打了个霹雳相似，倒把江爷吓的打了个寒战，说一声：“住轿！”人役把轿住下。江老爷在轿里抬头一看，面前有个魁伟大汉，拦住路头。上有三尺高的杀气，面前有百步威风。江老爷说：“这个人非同小可。”说：“王标。李贵把那喊冤之人带来回话。”他二人来到曹英面前，把曹英的胳膊夹住，往前紧走几步，来到轿前，猛一扳打了个鼻青脸肿。把口一张，说：“冤枉！”江老爷说：“你有冤枉！州有州官，县有县官，不往衙门去告，偏偏拦住大老爷去路。有什么冤枉诉上来，大老爷给你报冤。”

曹英张口泪双倾，大老爷在上细耳听。若问小人家居住，听我从头表姓名。祖居就在苏州府，东莱园里有门庭。小人姓曹名文俊，有个乳名叫曹英。山东有个东莱县，来了公子荣玉卿。他的乳名叫官保，双风街上有门庭。他来苏州买绒线，赎出他表妹江秀英。八百银买出他表妹，遇见开店朱大成。狗奴才起了不良意，要占小姐江秀英。荣官保不许去告状，遇见赃官梁瑞卿。当堂就把私来卖，屈打成招审玉卿。把他下到南牢里，小姐断回院乌龙。我与公子有一拜，俺俩好像一母生。光着口说还不算，我还带来信一封。曹英说罢把信取，递与清官老江峒。江爷观罢冲冲怒，不由火从面上生。用手一指开言骂，骂声赃官梁瑞卿。炮响三声入察院，不铡赃官把江字更。江爷越想心越

恼，又叫五道殃沙人。速速给我拉战马，伺候曹英上能行。赐他盔甲即速换，赐他两口刀青铜。领兵之人就是他，带领众人二百兵。曹英领兵头里走，再把江爷明一明。接官亭里上了轿，三声大炮似雷鸣。催动人马往前走，虎头牌打到苏州城。人马纷纷往前进，忙坏苏州文武卿。一个个头顶手本路旁跪，来接朝中干国卿。众家官员且不表，单说赃官梁瑞卿。慌慌忙忙往前跪，拦住八抬轿一乘。知县叩头如捣蒜，再说清官老江峒。

江老爷把头一摇，不理这个七品小官，催马进了苏州，坐了察院。江老爷叫声：“殃沙、五道上堂。”二人上堂跪下，口称：“大老爷，令小人那边使用？”江老爷说：“将免见牌挂在察院以外，分付文武官员各回本衙，老爷有事，免参，半月以后再来问安。”说罢，他二人把免见牌挂在察院以外，连声呐喊，说：“文武官员各回本衙，老爷有事免参，半月以后再来问安。”殃沙、五道宣示已罢，回到察院。这且不表。再说，老爷分付捉拿梁知县。

江老爷察院以里怒冲冲，叫声好汉名曹英。急速捉拿梁知县，带领京中三百兵。捉住赃官梁知县，把知县捆绑上了绳。满门家眷都逮捕，南牢救出荣玉卿。把知县捉到察院里，待我亲自问口供。曹英得令往前走，察院以里上能行。殃沙五道头里走，后跟京中三百兵。人马纷纷往前走，彰武县不远咫尺中。团团围困吴江县，枪刀围着不透风。殃沙五道杀进去，恼坏上方仁义星。衙门以外下了马，手使两口刀青锋。一直杀到官宅里，抓住知县梁瑞卿。咕咚摔到地流平，绳捆索绑不留情。分付人役抬出去，抬到察院问真情。

满门家眷都逮住，老少不留一扫平。南牢提出荣官保，把他抬上马能行。公子催马头里走，押着赃官随后行。人马纷纷往前跑，察院不远咫尺中。公子曹英都下马，知县抬到大堂中。咕咚扔到尘埃地，鼻青脸肿放哭声。记住知县咱不表，明明公子荣玉卿。躬身施礼双膝跪，舅父大人在上听。红风刮来俺表妹，马小卖他院乌龙。孩儿苏州买绒线，听见街坊把话明。我才进了乌龙院，赎回表妹江秀英。为儿不依告上状，遇见赃官梁瑞卿。赃官当堂受了贿，不推情理动五刑。当堂就是一夹棍，不由分说下监中。把我打到棍床上，多亏仁兄叫曹英。送了银子整十两，保住孩儿活性命。妹妹断回乌龙院，花楼以上把身容。公子哭着一边叙，恼坏他二舅老江峒。离开书案忙伸手，掺起公子荣玉卿。

江老爷说：“甥儿，你同曹英兄弟二人，往书房吃茶等候，我问罢知县，咱再叙话。”公子同曹英书房吃茶去了。再说，江老爷分付：“殃沙五道把梁知县带上堂来。”说罢，他二人把知县带上堂来。梁知县双膝下跪，口中称：“大人在上，卑职与大人叩头。”叩头好像鸡吃碎米一般。江老爷说：“梁瑞卿，你为民之父母，就该顺情理民，不该贪赃卖法，屈断荣官保的官司，从实说来。”知县跪爬半步，口称：“大人容禀，荣官保吃酒行凶，讹诈饭帐，刁拐幼女，现有朱大成的状词。卑职无从错断他的官司。”江老爷说：“你这个狗官，既有朱大成的状词，你就该推情问理，从公断，怎么动刑拷打黄门秀才，没有口供，下在监中，问成死罪。你明明贪赃卖法，你还强辨？”知县说：“卑职一时之过，望大人宽恩。”江老爷说：“哇，你这个该死的奴才。”

江爷大堂怒冲冲，殃沙五道叫一声，连连快把芦

席取来，裹住知县狗奸佞。一领芦席三道腰，那一道不紧使脚蹬。把他抬到铡口里，叫这狗官把命坑。两边答应有有有，铜铡抬到大堂中。抬过狗官梁知县，放到铜铡丧残生。叭喳一声着了重，鲜血流出满地红。不说赃官铡内死，再把江爷明一明。江爷察院心烦恼，无名大火往上升。殃沙五道一声叫，叫声好汉名曹英。带领人马去抄乌龙院，录住伴婆上了绳。抬着一顶花花轿，接回姑娘江秀英。东关去拿贱马小，北关拿住朱大成。江爷分付如传旨，霎时乱成一窝风。吆喝一声出察院，枪刀剑戟一片明。总兵去抄乌龙院，曹英捉拿朱大成。殃沙五道拿马小，绳捆锁绑上了绳。一千人犯都带到。见了江爷把话明。往后才到热闹处，下回书里咱说明。

第十三回 江大人微服私访

话说，这殃沙、五道和曹英两路带兵，把一千人犯带到察院以里，个个俱跪大堂以下。殃沙、五道说：“大人，犯人惧各带到了，乌龙院并无小姐下落。”江老爷闻听心中好恼，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带伴婆上堂回话。”殃沙、五道把伴婆抓上了大堂，咕咚摔在地下，说：“大老爷问你。”摔的伴婆眼中落泪，跪在大堂以下，伴婆双膝相跪，苦苦哀告。江老爷说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，知县把姑娘断到乌龙院，你送他那里去了？要你从实招来，若有一字虚瞒，休想活命！”伴婆闻言眼中落泪，说：“大老爷，千金姑娘在花楼上寻了自尽，送他西关以外岗头上殡埋了。”老爷闻言眼中落泪。哭了声：“儿呀，咱父女不能相见了。”

江爷闻言泪珠倾，心中好似热油烹。殃沙五道一声叫，伴婆推倒不放松，扒下皮来？上卷，摘他心肝来献功。殃沙五道不怠慢，架起伴婆走如风。咕咚摔在流平地，五花大绑上了绳。刽子手提刀往下跑，对准伴婆下绝情。只听刷刷连声响，一张人皮手中擎。把他心肝都带下，察院大堂来献动。江爷又把曹英叫，速绑马小朱大成。曹英闻言不怠慢，推下马小朱大成。两边人役往来跑，刽子手提刀立当中。前行来到法场上，桩橛绑上人二名。安下三座追魂炮，炮响三声把命倾。曹英来到察院里，提着人头来献功。江爷把头只一摆，分付送到万人坑。不说贼子法场死，再把江爷明一明。

话说江爷分付：“殃沙、五道，你到大街以上，晓谕乡村地方得知，西关以外黄土岗上搭一座尸棚，伺候老爷验尸。”殃沙、五道来在大街上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乡村地方闻知不敢怠慢，领了几个人来到黄土岗上搭上一座尸棚，伺候江老爷前来验尸。这且不表。再说，殃沙、五道来到察院以里，分付人役抬过轿来，摆开执事，伺候老爷前去验尸。

江爷上了八抬轿，人马纷纷奔西岗。过了吊桥往西走，一座尸棚在面前。江爷下了八抬轿，坐在尸棚便开言。佯作稳婆一声叫，打开棺木把尸观。地方打开棺材盖，佯作近前把尸观。倒把佯作吓一跳，见了江爷便开言。姑娘本是千金体，观看却是一个男。姑娘青春十六岁，怎么白须老头在里边。江爷闻言眼落泪。来到棺前用目观。江爷打量仔细看，棺内真是一老年。江爷验尸落下座，又把地方叫一番。

江老爷说：“地方，你到棚外街上呐喊，城里关外四方百姓人等，晓谕他们得知，这一老年也不知是何人杀害，叫苦主前来认尸。老爷与他拿人伸冤报仇。”地方说：“是。”出了尸棚连声呐喊，说：“城里关外四乡百姓人等听着，这一老者不知何人杀害，叫苦主前来认尸，老爷与他伸冤报仇。”地方呐喊多时，只见来了一个年老的妇人，手拉着个孩子不过十三四岁，原来是王洪的老婆屈氏，领着他儿子名叫王成。屈氏自从他丈夫拾粪几天不见回家，领着他儿到处找寻。来在岗头以上，只听的地方呐喊，叫人认尸，他母子二人走到棺材以前抬头一看，原是他丈夫王洪，不知被何人杀害，不由的哭起来了。江爷在尸棚听的明白，叫一声：“地方，把那个年老的妇人带来回话。”地方把他母子二人带到尸棚。屈氏双膝下跪，说：“大老爷，给小妇人伸冤。”江爷说：“你这个妇人，棺材里

面是你的什么人，被何人所害？照直讲来，老爷与你伸冤报仇。”屈氏说：“大老爷，那是小妇人的丈夫，名叫王洪。清晨早起抬粪，不知被何人杀害，恳乞大老爷与小妇人伸冤。”江老爷说：“你不用哭了，你且回去，老爷给你一百两银子，拿回家去，你母子度日。老爷与你拿人报仇就是了。”屈氏母子给江老爷叩头谢过，领了银子回家去了。

再把江爷明一明：分付人役抬过轿，人役抬过轿一乘。江爷上了八抬轿，催动人马往前行。穿街越巷来好快，察院不远咫尺中。江爷下了八抬轿，西方坠落太阳星。江爷才把书房进，转过书童点宝灯。江爷书房落了座，闷闷不乐泪珠倾。女儿不知归何处，叫我日夜挂心中。正是江爷心酸痛，忽听谯楼起了更。左思右想无主意，忽然一计上心中。夤夜之间去私访，寻找小女江秀英。官衣一概都脱下，毛蓝袍子穿身中。缎子马挂外边套，腰束汗巾是普通。剪绒帽子上头戴，粉底皂靴足下蹬。毛竹卦板拿在手，被套装上《百中经》。江爷打扮多停当，又把曹英叫一声。你今跟我去私访，暗把兵器带身中。曹英闻言不怠慢，跟随江爷往外行。前行来在大街上，大街两巷沿门听。江爷行在大街上，再说贼子叫潘青。正与张三来饮酒，王洪魂灵扑身中。那里不住胡说话，叫声三哥你是听。那天我来

把城赶，撞见勾金老王洪。肩膊背着年幼女，人才长的美倾城。我见女子长的好，劈死勾金老王洪。把他拉在岗头上，有口棺材把他盛。回去我把女子问，他家住山西县洪洞。我叫女子跟我去，女子不住放哭声。拉拉扯扯往前走，来了刘义和刘青。一个就把枪

来点。一个就放箭雕翎。那时我见事不好，舍了女子转回程。女予被他截了去，四十里铺把身容。自从女子被他抢，每日怀恨在心中。单等江爷回转朝，令人去抢女花容。逮住刘义使刀剁，拿住刘青上绑绳。莫说我的势力大，主人家本是状元公。他家盖下朝王殿，杀人场共剥皮亭。水火二牢他都有，地穴藏有几万兵。八月中秋兴人马，一心要攻北京城。东华门里长跑马，西华门内安下营。我大爷若是登了位，封我总督令带兵。正是贼子胡喷话，江爷门外细耳听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起兵大剿吴家寨

卿相轿前来请安，到叫大人作了难。

只知开棺去验尸，那知死尸受屈冤。

话说，江爷怒冲冲，骂了声贼子叫潘青。狂徒你把王洪害，拿到察院把帐清。分付曹英忙动手，走了贱子了不成。曹英闻言不怠慢，八角铜锤取手中。大喊一声闯进去，一锤打倒地流平。近前一把忙拿住，绳捆锁绑上了绳。张三一见魂不在，爬过墙去发了疯。张三逃走不用缉，再把江爷明一明。江爷分付回察院，曹英拉住贼潘青。拉拉扯扯往前走，察院不远咫尺中。贱子锁在察院里，江爷回到书房中。江爷书房落了座，一声便叫荣玉卿。如今你表妹有了信，四十里铺把身容。刘青刘义兄弟俩，把他一同请进城。正是舅甥把话讲，江爷修书不消停。江爷提起逍遥笔，一行一行写的清。上写江峒来顿首，拜上刘家二相公。那天小女遭磨难，多蒙贤良二弟兄。小女贵府多台爱，感谢贵府好恩情。今差外甥荣官保，来接小女到院中。阁下同进察院里，一同老夫到北京。老夫金殿奏一本，保举任官谢恩情。江爷写罢书札纸，叠叠套来封又封。分付人役忙拉马，公子捧着马能行。公子书札接在手，攀鞍上马去如风。人马忽忽往前走，来到刘府大门庭。公子下了白龙马，来了刘义和刘青。弟兄一同往里让，客房让进荣玉卿。叙礼已毕分位坐刘义开言问一声。动问相公你贵姓，有何贵干到门庭。公子闻言欠身起，

二位兄长在上听。家住山东东莱县，双凤街上有门庭。弟的乳名叫官保，学名就叫荣玉卿。俺母舅现在察院里，差使小弟把书通。说罢就把书札取，递与刘义看分明。刘义拆开从头看，观罢书札喜心中。迈步来到堂楼上，又把母亲叫一声。从头至尾说一遍，小姐闻言喜心中。口称伯母受儿拜，又拜妹妹刘峦英。小姐说我在贵府多叨扰，黄氏说粗茶淡饭有甚情。说着就把楼来下，母女送他下楼亭。江小姐莲步上了轿，人役抬到大门庭。公子上了白龙马，请来刘家二弟兄。人马纷纷来的快，到了苏州一座城。察院外下战马，江爷迎接书房中。刘青刘义双膝跪，江爷掺起二相公。

话说，江爷掺起刘青、刘义，说：“二位相公，小女承你救命之恩，在贵府叨扰，坐上受我一拜。”刘青、刘义说：“大老爷，晚生不敢当。”江爷说：“看座。”刘青、刘义说：“告坐。”坐下了，江爷说：“看酒来。”书童提上酒来。殃沙、五道跑进书房双膝下跪，说：“大老爷，千金姑娘的花轿来到察院门外了。”江爷说：“玉卿陪客饮酒，老夫暂且失陪了。”说罢，江爷离了书房，来到察院门外照应小姐下轿，他父女往后宅去了。他父女来到后宅。小姐拉住江爷，他父女可就哭起来了。小姐哭着把他被难之事说了一遍。江爷说：“女儿，不用哭了，你的冤枉老父与你报了。你在内室坐候，老父察院发兵剿了吴家寨，你准备好回京去罢。”小姐说：“孩儿记下了。”说话之间江爷离了内宅，来到察院，一声分付：“殃沙、五道，起鼓兴兵去剿吴家寨。”殃沙、五道喊一声。鼓司不敢怠慢，扑通扑通擂鼓三通。那些马步兵卒，以及察院总兵，苏州兵将，一同京中三百大兵，俱各顶盔贯甲，结束停当，站在堂下听令。江爷坐上大堂，一声令下：“曹英进来。”曹

英来到大堂打躬，说：“来到伺候。”江老爷说：“这领兵大印交与你，你领三百人马把吴家寨团团围住，火枪封门，咱好回京交代。”曹英说：“得令。”江老爷说：“刘青、刘义，你二人充当前部先行，上吴家寨灭寇，回来有功，老夫保你一官半职。”二人说：“得令。”老爷分付：“放炮起营。”鼓司不敢怠慢。只听的咕咚的咕咚的三声炮响，起了大营，只看那旗幡招展，人唤马叫，扑着吴家寨来了。

这才是炮响三声起了营，忙坏了马步儿郎众兵丁。

曹英顶盔贯甲上战马，你看那枪刀剑戟一片明。那一些五色旗子空中摆，人喊马叫不住声。两个前部先行催战马，吴家寨霎时围个不透风。

话说，曹英领了三百人马，把吴家寨团团围住，这且不讲。且说，吴彦龙有个家将名叫吴有才，见人马把村庄团团围了，飞奔跑进客厅，双膝跪下，说：“少爷了不得了，不知何处人马将咱的村庄都围住了。”吴彦龙说：“你快给我备上两匹战马。”家将随即备了两匹战马，吴彦龙、吴彦虎弟兄二人打开盔盒亮开甲包，顶盔贯甲结束停当。吴彦龙手提三股钢叉，吴彦虎手提两把宣化斧，兄弟二人骑上战马，带领家将八十余名，冲出了大门。吴彦龙高喊：“你这一伙人马从何处来的，把我状元府围了，所为何事？”曹英抬头一看，见两个贼子豹头环眼，浑身挂皂。曹英说：“先行官，反贼出来了，前去迎敌，须要小心。”刘青、刘义弟兄二人使了两口青龙大刀，飞临战场。这且不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回北京受爵完姻

湛湛青天不可欺，头顶三尺有神知。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话说刘青。刘义弟兄二人，使了两口青龙刀飞到战场，说：“好反贼！还不下马受绑，等待何时。”吴彦龙认的是刘义，并不答话，把三股钢叉拧了一拧，分心就是一刺。刘义使青龙刀往外一架，架在圈外，把青龙刀往空中举起，照着吴彦龙的顶梁使了个泰山压顶的架式，一刀劈来。吴彦龙用叉去架，如何能架的住，被一刀斩下马来。吴彦虎一见他哥落马，把马一催，举斧就砍。刘青看的明白，把马一催，刀向吴彦虎劈面砍来，吴彦虎舍了刘义，挥动两把板斧与刘青交战。战有三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曹英看的明白，把马一催，举起八角铜锤，照着吴彦虎的顶梁一锤，打下马丧命而死。曹英说：“众将兵还不一齐向前捉拿反贼，等待何时。”那些将卒闻听此言，枪刀并举，一拥往前杀上去了。

曹英马上把令传，忙坏先行众将官。长枪手使长枪打，弓箭手放雕翎穿。双手举刀往下砍，火枪手放响连天。大杀大砍只一阵，反贼家将都杀完。地穴口上安大炮，大炮三声振天关。发上一把无情火，楼房草舍冒青烟。霎时平了吴家寨，领定人马转回还。人马纷纷往前走，察院门外下战鞍。兵将一齐都下跪，口称江爷请听言。如今平了吴家寨，报各江爷得知端。江爷分付摆酒宴，犒赏三军歇一天。犒赏三军咱不表，再把江爷明一番。殃沙、五道一声叫，门前埋上百尺

竿。潘青贼子推出去，滑手一叩空中悬。分付三百弓箭手，齐放雕翎使箭穿。箭穿潘青废了命，再不杀人去行奸。不说潘青身死后，江爷分付赎汗衫。又把曹英一声叫，即速当店赎汗衫。与你银子三百两，要给速去速回还。汗衫若在犹自可，无有汗衫着绳拴。曹英接银三百两，来到当店赎汗衫。还你银子三百两，江爷叫我赎汗衫。小郎闻听心害怕，叫声将爷听我言。三百银子俺不要，情愿与你取汗衫。小郎说罢往后跑，取来汗衫到柜前。绕过柜台往外跑，叫声将爷你听言。这是汗衫交与你，见了老爷多美言。曹英回到察院里，递与江爷用目观。江爷一见汗衫到，递给女儿小婵娟。江爷分付快看轿，放炮起营回燕山。小姐上了花花轿，公子上了马战鞍。江爷上了八抬轿，曹英上马快如烟。刘青、刘义乘坐骥，三声大炮振地天。三声炮响出察院，九梆铜锣响连天。晓行夜宿来的快，到了北京衙门前。江爷下了八抬轿，小姐花轿落平川。江爷得胜回朝转，众家官员来问安。

话说，江爷引刘青、刘义、曹英一同进了书房，分次坐下。江爷分付：“看酒来。”书童看上酒来，四位公子同江爷饮酒。饮酒已毕，天色已晚，书童点上灯来。公子、曹英、刘青、刘义四位书房安歇。江爷回了内宅，见了小姐，父女把话叙了一回。这且不表。江爷提起笔来修了一道本章，方才安歇。

次早清晨，嘉庆皇爷上了早朝，文武百官，八大朝臣，九卿四相，分班而立。合朝文武参拜已毕，皇爷开金口说：“文武百官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朝。”一言未尽，有人说：“有有有。”只见江爷带领四位公子，撩袍端带，俯伏金阶，口呼：“我主万岁，臣有本奏。”皇爷一闪龙目，看见是江爷，说：

“江爱卿，递上本来。”黄门官把本传上龙书案上。皇爷闪龙目一观，龙心大喜，下了一道圣旨。黄门官捧旨来在金殿以下，说道：“圣旨下，跪上听着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‘江峒私访下江自有功，朕封你户部尚书之职。’”江爷叩头谢主龙恩。

“曹英捉拿赃官土豪有功，朕封你盛京总兵之职。”曹英叩头说：“谢主龙恩。”“刘青、刘义搭救江小姐平吴家寨有功，朕封你二人守备参将之职。”刘青、刘义叩头说：“谢主龙恩。”

“荣玉卿，你本是天官之子，救了小姐有功，朕封御状元。”荣玉卿叩头说：“谢过我主万岁。”皇爷说：“荣爱卿，你可有妻室没有？”荣玉卿说：“启奏我主万岁万万岁，臣自臣父没后，连遭三次天火不幸之灾，家中贫乏，无有婚配。”皇爷又问：“江爱卿，你的女儿可有婆家没有？”江爷说：“臣的女儿没有婆家。”皇爷说：“江小姐没有婆家，荣玉卿没有妻室，朕当为媒，叫你两家亲上加亲，把小姐送到状元府里共拜花堂。”江爷与荣玉卿一同叩头说：“谢过我主万岁万万岁！”皇爷龙袖一摆，退回宫院。各官退朝回衙去了。

各官朝毕回衙转，各员回衙更衣衫。小姐送到状元府，同拜花堂把亲成。江爷回到书房内，拿过逍遥手中擎。修书下到洪洞县，搬取夫人进北京。一封下到东莱县，告知姐姐得知情。甥儿现在北京地，皇爷钦封状元公。急急忙忙把京进，状元府里得相逢。二位夫人都接到，状元府里同享荣。总兵曹英把官做，他把母亲接进京。守备参将弟兄俩，领旨上任祭祖宗。这是一部《红风传》，与人闲来解闷愁。